

威尔·拉迪斯拉夫与窗户意象

柯彦玠

内容提要 在大多数批评家眼里,《米德尔马契》中威尔·拉迪斯拉夫的形象是模糊虚幻的。这些批评家着重研究该人物的模仿作用,他们怀疑拉迪斯拉夫的真实性,认为他是人物塑造上的一个败笔。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分析他,我们就会发现拉迪斯拉夫作为一个理想人物对小说主题的发挥有特殊的意义。通过突出该人物的主题和艺术作用,把他与书中的一个关键意象——窗户——联系起来,乔治·艾略特成功地塑造了拉迪斯拉夫这位男主人公形象。正是由于他的存在,女主人公多萝西娅才能超越世俗的平庸,最终实现精神上的升华。

关键词 弦月窗 解救 人文宗教 人物的作用

有不少批评家认为,《米德尔马契》中女主人公多萝西娅的两次婚姻都很成问题。她与卡苏朋的婚姻显然是令人失望的。“首先,卡苏朋原来并不是那个能引导她走向她一心向往的更高生活圣坛的博学睿智的男人,相反却是她认为嫁了他就可以避开的那些东西的化身:心胸狭隘,自私自利,待人不公。”^①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卡苏朋是多萝西娅的错误选择,他不是她想要的那种男人。那么嫁给威尔·拉迪斯拉夫是否是明智的选择呢?尽管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但批评家们对卡苏朋这位年轻的表外甥大多持否定态度,认为他配不上多萝西娅。对于W. L. 柯林斯来说,“拉迪斯拉夫缺点很多,优柔寡断。”^②在劳伦斯·勒纳看来,尽管拉迪斯拉夫是个相当不错的文艺爱好者,但他并未展示出任何足以保证他和多萝西娅能够从此过上幸福生活的品德与才能。^③有些批评家认为拉迪斯拉夫是乔治·艾略特杜撰出来的一

个理想人物,只是为多萝西娅提供精神上的补偿。亨利·詹姆斯对“男主人公虚幻的性格”不满,“他的形象直到最后都模糊不清,难以捉摸”。^④在这一点上,阿诺德·凯拓与詹姆斯颇有同感。“从艺术上讲,他不是真实的‘存在’,不具体,因为从社会角度来看,他不是具体有形的,而是理性化的。”^⑤有批评家认为拉迪斯拉夫并不具备从政的潜力。雷斯利·斯蒂芬说“我确信,拉迪斯拉夫可以是才华出众的新闻记者,有能力对任何事件作精彩点评,但他不具备作为思想或行动领袖的道德力量。”^⑥不难看出,这些批评家不喜欢威尔·拉迪斯拉夫这个人物,总觉得这个人物形象太柔弱、不真实。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作者为什么要塑造这样一个“不真实”的男性角色,最后让他成为多萝西娅的归宿呢?是仅仅为后者提供精神上的补偿,还是另有用意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研究拉迪斯拉夫在小说

中所扮演的角色，从世界观和小说创作的角度来探讨该人物的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

《米德尔马契》为我们呈现的是一幅正经历着社会剧变的外省生活图景，主要集中在表现外省生活中的种种局限与束缚。外省生活有着相对固定的价值观，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米德尔马契这样的小镇里，一个选择过别样生活的人注定要被人视为异己分子。当生性与众不同的多萝西娅怀着满腔的宗教热情、不顾众人反对嫁给了年老的卡苏朋先生时，她并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后者腐朽的学术迷宫之中。犹如童话中遇险的天真的小姑娘，落入险境的多萝西娅等待奇迹般的解救。卡苏朋的死虽然及时，却算不上解救。因为作为卡苏朋的遗孀，多萝西娅只能守着丈夫的遗产，过舒适的生活，但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在洛伊克，人人都过得很好，没有善事可做。为了解救多萝西娅，艾略特设计了拉迪斯拉夫这样一个角色。但拉迪斯拉夫与多萝西娅的故事不是英雄救美人的故事，无论从人物形象还是从性格上讲，拉迪斯拉夫都称不上是个英雄。拉迪斯拉夫代表的是一种精神力量，他为在黑暗中的多萝西娅投入了一道亮光，让她看到希望，看到她能以怎样的方式做她想做的事，即帮助穷人。威尔·拉迪斯拉夫这个人物的意义在于让读者意识到他与代表米德尔马契价值与观念的那些人之间的差异，意识到革命性思想与传统观念的差异。他离经叛道，与多萝西娅一起“成功地反叛了米德尔马契的价值观”。^⑦但对多萝西娅来说，他首先不同于她的邻居，与她的丈夫更是迥然不同。他就“像在她牢狱的墙上开了一扇窗（原文为 lunette，即弦月窗），让她看到了外面阳光灿烂的天地”（第 37 章，430 页）。^⑧她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他能帮她从米德尔马契那令人窒息的空气中解脱出来。

多萝西娅对拉迪斯拉夫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他能够倾听她的心声，理解她的感受。

可怜的多萝西娅，在结婚以前，她最关心的事从来没有在别人心头引起同样强烈的反应。我们还知道，在结婚以后，她也没有像她希望的那样，享受到丈夫高不可攀的教导……可是威尔·拉迪斯拉夫从她的话中看到的意义，往往比她自己想到的还多。（第 37 章，429 - 430 页）

多萝西娅觉得拉迪斯拉夫是个意气相投的朋友，这样的友谊对生活在地窖一样的洛伊克庄园里无助、孤独、与世隔绝的多萝西娅来说尤其重要。她对第一次婚姻的失望使得这份友谊愈加珍贵，她在拉迪斯拉夫身上所看到的品质正是卡苏朋所欠缺的，也正是她一直想要的。

拉迪斯拉夫必定要取代卡苏朋的位置，这在多萝西娅首次拜访未来新家的时候就已见端倪。多萝西娅接受了西丽娅的建议，决定选楼上带弓形窗的屋子作为她的闺房，她的私人空间。闺房内放着轻薄的家具和纯文学作品，所有的摆设都褪了色，早已失去了光泽。从弓形窗望去，屋外是一片美丽的风景。窗户对着菩提树遮盖的林荫道。从闺房下面的客厅窗户往外看，“一眼望去，毫无遮拦，只见在一片绿油油的斜坡上，那些菩提树逐渐远去，伸向平坦的麦地和牧场。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它们往往显得像一泓碧绿的湖水。”（第 9 章，86 页）绿色是多萝西娅最喜爱的颜色，在书的第一章里姐妹俩选首饰的时候，她就只挑了一个镶翠绿宝石的戒指和配套的手镯，因为宝石在阳光的照耀下就像天上的彩云（第 1 章，12 页）。可见多萝西娅的心向往的是窗外的世界。弓形窗即弦月窗，此窗象征着后来多萝西娅与拉迪斯拉夫的结合。在庄园的花园里，她遇见了拉迪斯拉夫，他那时正坐在长凳上对着沙砾小道上一棵美丽的紫杉树画素描。后来也正是在这张长凳上卡苏朋结束了他的生命旅程。

威尔·拉迪斯拉夫与卡苏朋之间的反差是极其强烈的。一位匿名批评家指出拉迪斯拉夫的明对卡苏朋的暗是难以抵挡的威胁。

他让多萝西娅心醉神迷的那些优点恰恰是她丈夫的弱点，他慷慨陈词，善解人意，而卡苏朋动不动就斥责她，认为她的想法即便算不上异端邪说也是早已被推翻的陈见。威尔的表情和头发如阳光般灿烂，他的头在迅速转动时，头发似乎放射出光芒，“相反卡苏朋先生站在那里，却没有一点光彩。”威尔是典型的春天的化身，他多才多艺，多愁善感，天性敏感，在他身边灵巧拉动的小提琴的弓会在瞬间改变他眼中世界的模样。他的言谈举止清雅不俗，不讲求实利。^⑨

在拉迪斯拉夫眼里，多萝西娅是一首“诗”、一个“被诱骗的天使”；在一个陌生人的眼里，多萝西娅就像“圣母玛利亚”，是颇具古典美的“信基督教的安提戈涅”。而雄心勃勃一心想完成巨著《世界神话索引大全》的卡苏朋却看不到多萝西娅身上的神性。沉浸在黑暗的自我世界里，他已看不见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他点着蜡烛，却没有想到要打开窗户，他在稿纸上指责别人对太阳神的错误观念，但自己却对太阳本身失去了兴趣。”（第20章，238-239页）相比之下，拉迪斯拉夫是光，是勃发的生命。“他的话听来这么新颖，就像我们接触到的清晨，春光，以及一切不断更新的事物时得到的感觉一样。”（第22章，270页）拉迪斯拉夫的更新力不是没有来由的，他所接受的深厚的人文教育和他周游欧洲各国的经历使他积累了渊博的知识，也培养了良好的判断力。他就是那个打开窗户，让多萝西娅欣赏“峡谷风光和广阔的户外绿野”的人。拉迪斯拉夫的弦月窗给多萝西娅带来的不仅是峡谷风光还有新思想、新的人生体验。

从象征意义上说，这两者实际上是一体的，窗外的风景即是新思想、新生活。

从头一次见面起，男女主人公的每一次重要谈话几乎都是在窗边进行的。在罗马第一次拜访多萝西娅时，坐在“壁炉和明亮的长窗之间”（第21章，246页），拉迪斯拉夫告诉多萝西娅德国学者在神话的历史研究方面已大大超前，卡苏朋的努力终将是白费力气。在罗马的第二次拜访中，拉迪斯拉夫试图让多萝西娅明白她在洛伊克的生活等于活埋。这些话虽然刺耳，却没有使多萝西娅感到不快，反倒让她跟这个年轻人更加亲近了。新婚旅行归来后，多萝西娅发现窗外的世界失去了色彩，唯一能吸引她注意的东西是闺房内的那张小画像。因为画像里有卡苏朋的姨妈朱利娅，也就是拉迪斯拉夫的外祖母。而拉迪斯拉夫又跟这位姨妈有几分相象。她开始想念他。在蒂普顿田庄，他们在图书室的窗边聊天，“彼此望着，像两个相亲相爱的孩子在悄悄地谈论飞鸟”（第39章，467页）。他们此时已成为好朋友，然而解救还遥遥无期，卡苏朋还在世，而拉迪斯拉夫自己还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只有在男主人公经受住所有的考验，证明他是一个值得爱的男人之后，解救才能成功。

首先，他必须摆脱无所事事的艺术爱好者的形象。米德尔马契的人普遍认为他学无所长，根本无法在任何一个行业立足。布卢克先生爱拿自己跟拉迪斯拉夫比，因为他觉得后者跟他有共同的弱点。“你们这些聪明的年轻人，一定要抵制懒散作风。要知道，我就是太懒散了，不然的话，我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第9章，95页）当卡苏朋说出拉迪斯拉夫的旅行计划时，布卢克先生的反应是“有一个时期，我自己也产生过这种想法。”（第9章，96页）布卢克先生越是这么说，读者就越会瞧不起这个年轻人。拉迪斯拉夫需要寻找时机证明自己与布卢克先生之类的人有着重要的区别。他在《米德尔马契先驱报》的工作恰好

为他提供了机会。

莱斯利·斯蒂芬不相信一位出色的记者能变成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因为记者这个行业不是“献身理想的行业”。^⑩这种说法听起来蛮有道理，但实际上拉迪斯拉夫不是一个职业记者，而是布卢克先生的秘书，他的助选人。这段经历恰恰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曾经为布卢克先生提供了不少有助于赢得竞选的建议，他知道竞选的策略以及一切该做的事情。可惜的是，由于布卢克先生不能坚决站在改革的一边而未采纳他的建议。尽管拉迪斯拉夫在《米德尔马契先驱报》所做的事情是不明智的，正如利德盖特所说的，“对一个措施大肆宣传，好像这是万应灵丹，对一个人也大肆吹捧，实际上，这个人正是需要医治的疾病的一部分。”（第46章，552页）但他有自己不得已的原因，并且也从中学会了政治。

时代的变革也给拉迪斯拉夫提供了机遇。“这个时期政治上风云变幻，正在发生重大的进展，要办的事多的很。”（第30章，347页）书中提到的制度改革正在酝酿，这使得享有特权的绅士阶层感到很不安。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新兴的社会力量开始打破英国政治力量的平衡，从拉迪斯拉夫给布卢克提供的建议看，这个年轻人对其阶级地位及政治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他比他的老板更适合参选。他认为“现在国家需要的下议院，必须不是由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所操纵，而是由代表其他利益的人所组成的”（第46章，545页）。尽管书中未提及他所代表的阶级，但他要代表的肯定是“被排除在外”的那些人，^⑪即穷人。他与穷人有天然的联系，他自己是穷人，他喜欢在罗马和米德尔马契的贫民区散步，喜欢跟穷孩子一起玩。

但即便有了天时，还要有地利、人和。在后两点上拉迪斯拉夫还要遭遇重重艰难困苦。首先，他在米德尔马契不受欢迎。最不愿意看

见他的人就是卡苏朋。自从拉迪斯拉夫拒绝他的资助后，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这个年轻人对多萝西娅的恋情。卡苏朋禁止拉迪斯拉夫来访。在极度的不安中，他在遗嘱中加了个附录，以阻止这个年轻人日后跟多萝西娅结婚。这对拉迪斯拉夫来说意味着两点：一、如果他跟多萝西娅结婚，他就是贪图她的财产；二、如果他跟多萝西娅的婚姻致使后者失去洛威克的遗产，他就会感到内疚。他没有家人，没有钱。要想娶多萝西娅他就得在社会上混出名堂来。他并不想要洛威克的财产，在知道这个遗产附录之前，他曾想过到镇上去当律师，做个经济上独立的人。当然，事实证明卡苏朋的遗产附录并没有起到作用，反倒唤醒了多萝西娅对拉迪斯拉夫的爱，使两人的心靠得更近。

与此同时，随着布尔斯特罗德发家丑闻的披露，拉迪斯拉夫的家史也渐渐展现在读者眼前。他的父母双方都有叛逆的血统，这似乎可以从他那不直的鼻子上看出来。尽管有传言说他的“外祖父是当铺老板，一个专收贼赃的犹太佬”（第77章，906页），他还是为他的母亲感到自豪，因为母亲早已和她的父母决裂了。他觉得自己是个高贵的人，配得上多萝西娅。象杰洛姆·比提那样细心的评论家还发现，拉迪斯拉夫的外祖父根本就不是犹太人：“……实际上，他是布尔斯特罗德所在的同一个非国教教堂的重要成员。没有证据表明他改信了犹太教。甚至象乔治·艾略特这样细心的名匠也会被威尔复杂的历史搞糊涂了。”^⑫但是米德尔马契的人对这个谣言津津乐道，他们觉得有必要让大家都知道拉迪斯拉夫是个卑贱的人，有着下等人的种种弱点。他们希望所有关于他的谣言都是事实。可是令他们失望的是，拉迪斯拉夫没有做任何让谣言得以证实的事情。他严辞拒绝了布尔斯特罗德的金钱补偿。跟他母亲一样，他不愿跟当铺老板的外祖父有任何关系。

拉迪斯拉夫的麻烦还不止于此。他的德行

还须经受一道严峻的考验。在利德盖特家客厅里看到的那令人尴尬的一幕给多萝西娅和拉迪斯拉夫的关系带来巨大的危机。多萝西娅曾在利德盖特家听见拉迪斯拉夫与罗莎蒙德一起弹琴唱歌。但这一次与上一次不同。要不是罗莎蒙德出于感激说出了真相，拉迪斯拉夫就没有机会了。拉迪斯拉夫跟医生的妻子调情了，这正是米德尔马契的人所期望看到的。但最终拉迪斯拉夫还是通过了考验，证明自己是一个正派的、忠诚的爱人。

作为爱人，拉迪斯拉夫比彻泰姆和卡苏朋都强。他爱慕的是多萝西娅的人品，吸引他的不是多萝西娅美丽的身姿而是她神圣的声音。“她的声音多么悦耳！那是住在风神伊俄勒斯的竖琴里的天使的声音。”（第9章，95页）他心中的爱人，善高于美，善寓于美。他关心的是多萝西娅的情感和喜乐悲哀，他在她身上看到的是世上最美的东西。彻泰姆和卡苏朋与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俩出于自私的目的，只想利用这个天真的姑娘。

彻泰姆是个讲究实际的人，也很自负。他并不在乎多萝西娅有什么抱负或理想。他对多萝西娅奇特的个性持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感到多萝西娅的聪慧可以使她成为出色的贤内助；另一方面，他希望婚后她能改改脾气。“至于布卢克小姐那不得人心、过分激烈的所谓宗教情绪，它包含什么内容，他并不十分了然，而且认为，结婚之后，它自然会烟消云散。”（第2章，22页）只可惜多萝西娅对他不感兴趣，她想要的男人是不同于彻泰姆的一类人。于是她把兴趣转向了学识渊博的卡苏朋先生。“她的精力在她自身的无知造成的黑暗和压力下，在庸俗猥琐的社会风气的限制下，本来一直找不到出路，但现在她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第5章，50页）嫁给卡苏朋是多萝西娅对世俗世界的反叛，只是她找错了人。卡苏朋对多萝西娅也自有一套想法。他以为多萝西娅的宗教热情正好可以帮助他完成巨著。

他从她身上“看到了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和虔诚的精神力量”（第5章，49页），这种力量正适合他这样一个要完成《世界神话索引大全》的男人。他根本不考虑她的愿望。她的追求和他的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卡苏朋跟彻泰姆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都认为做丈夫的可以利用、控制和摆布妻子。

米德尔马契人对多萝西娅第二次婚姻的看法也反映了他们对女性的态度。“许多认识她的人呢，无不感到遗憾，这么一个独立、非凡的女子，竟一心一意为另一个人而活着，在社交圈子里只能以贤妻良母的形象出现。”（尾声，978页）这种说法似乎是在替多萝西娅着想，但是米德尔马契的男人都想有一个一心一意为自己活着的贤妻，谁愿意娶了多萝西娅又任由她去做善事呢？恐怕没有。布卢克先生甚至很瞧不起女人：“小姐们不懂政治经济学”（第2章，16页）；“年轻姑娘太粗心大意”（第2章，20页）；“你们女人不是思想家”（第6章，62页）；“你们女人总是反复无常”（第6章，63页）。他也警告多萝西娅不要对婚姻抱太多的希望。“这（婚姻，笔者注）是枷锁。……还有，一个丈夫总喜欢当一家之主。”（第4章，47页）因此，如果多萝西娅还要继续做“独立、非凡的女子”，她就只能过独身生活，一辈子做卡苏朋的寡妇。显然，这样的生活并不能给她带来幸福和快乐，因为她的生活目标是嫁一个高尚的男人，过高尚的生活，而不是独身，做宗教祭坛上的羔羊。彻泰姆反对多萝西娅再婚是出于不可告人的动机。如果多萝西娅不再婚，他有朝一日就可以把蒂普顿和弗雷什特两边的地产连起来，圈进“一个围栅内”（第84章，958页）。这也许就是他当初不顾多萝西娅特有的宗教热情向她求爱的原因。他对拉迪斯拉夫的敌意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有趣的是，一些女权主义批评家竟然与米德尔马契的人持同样的观点，他们也多萝西

娅的第二次婚姻不满。女权主义批评认为，由于“一心为另一个人而活着”，多萝西娅经历了从主体存在到恋爱对象的转变。“这个变化历程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一个想在爱情中得到主人翁地位的女人却主动跟一个男人交往并注定要成为恋爱对象。”^⑬家庭生活与女性的独立变成了对立的矛盾，但这种观点只把矛头对准拉迪斯拉夫而不是卡苏朋及其他男人。不可否认的是，多萝西娅不论嫁给哪个男人都要过家庭生活，做贤妻良母。但不能因为这个就把拉迪斯拉夫与别的男人等同起来，忽略他们之间本质上的不同。拉迪斯拉夫与多萝西娅的爱不受传统世俗观念的影响，爱以及心灵上的契合使他们的关系更加单纯，不存在让多萝西娅失去自我的危险。可是，D. A. 米勒认为，“多萝西娅对威尔的欲望削弱了她最初的愿望。”^⑭那么，什么是她最初的愿望呢？从小说的开头就可以看出，她最初的愿望不是做一个女权主义者，而是嫁一个志同道合的男人，加入这个男人伟大而高尚的事业中去，过有意义的生活。她的“崇高的思想境界和虔诚的精神力量”不是在婚姻中牺牲自我，而是要通过婚姻完善自我、实现自己的理想。况且她的理想不是个人职业上的成功，而是扶贫济困，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按照女权主义的逻辑，成为恋爱对象就一定会失去自我，拉迪斯拉夫的成功就意味着多萝西娅的失败。而我们看到的是，不论卡苏朋是否成功，多萝西娅都不会幸福，更谈不上主人翁的地位。由于过分重视权利，女权主义对传统婚姻抱普遍的怀疑态度，因而忽略了结婚对象以及婚姻质量的差异。

多萝西娅的两次婚姻反映了她在宗教追求上的重大转变，即从神话宗教向“人文宗教”^⑮的转变。在多萝西娅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费尔巴哈思想的影响：一是“如果‘上帝’有任何意义的话，‘他’应该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二是“爱就是上

帝本身，除此之外没有上帝”。^⑯费尔巴哈的思想体现的是人文宗教，知行合一的宗教。而卡苏朋关心的是神话宗教，他能看到的东西与人、与生活无关。当心怀人文宗教理想的多萝西娅嫁给了追求神话宗教的卡苏朋时，矛盾、困惑自然是不可避免的。“我希望嫁的丈夫，是在见解和一切知识上都超过我的人。”（第4章，46页）多萝西娅原本指望博学的卡苏朋为她提供精神上的指导，但结果是卡苏朋的世界使她更加迷惘。历史与神话非但不能让她对宗教有更清晰的认识，反倒给她带来了痛苦。罗马之行中多萝西娅的精神苦闷以及新婚夫妇的冲突折射出了两种宗教的差异。多萝西娅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并不知道人文宗教与神话宗教的区别，她只是本能地感到失望。只是在接触、帮助利德盖特和拉迪斯拉夫的过程中，她渐渐接近了她所追求的人文宗教，在其中找到了自我。多萝西娅的自我不是在保护自我的利益中获得的，而是在爱中寻找，在人与人的相互关怀中获得的。

多萝西娅对拉迪斯拉夫的爱起始于对弱者的同情。她刚了解到拉迪斯拉夫的身世，就站在了他的一边。“确实，她自言自语道，卡苏朋先生欠了拉迪斯拉夫家一笔债——他应该把拉迪斯拉夫家被无理剥夺的一切归还他们。”（第37章，442页）她把自己对拉迪斯拉夫的爱解释成对抗邪恶的行动，她自己是“对抗邪恶的神圣力量的一部分”（第39章，467页）。“如果说我过分爱他，那么这是由于别人待他太坏了。”（第83章，945页）她对他人爱是“真正非功利”的，^⑰具有战胜自我的力量，即使是在巨大的悲痛中，她也不忘他人的需要。她的自我在人文宗教中得到了升华：

路上有一个背着包袱的男人，还有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在田野上，她可以望见一些移动的身影，也许那是牧羊人和他的狗。远处弯弯的天边出现了鱼肚白，她感

到世界是如此广阔,人们正在纷纷醒来,迎接劳动和苦难。她便是那不由自主的、汹涌向前的生活的一部分,她不能躲在奢华的小天地里,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也不能让个人的痛苦遮住自己的眼睛,看不到其他一切。(第80章,924页)

对他人的爱为多萝西娅与拉迪斯拉夫之间的情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对拉迪斯拉夫的爱不随感官愉悦的消长而变化,因此比一般的情爱要深厚博大,也牢靠得多。这样的感情基础正如埃里克·弗洛姆所描述的,是一种“性格取向,决定着一个人同整个世界的关系,而不是同某一个恋爱‘对象’的关系”。¹⁸拉迪斯拉夫与多萝西娅的关系是相互提升的关系。多萝西娅帮助拉迪斯拉夫摆脱了贫困,使他能够在社会上立足并有所作为。拉迪斯拉夫为多萝西娅打开了一扇窗,使她成功地超脱了世俗的平庸和狭隘,到达一个新境界。

拉迪斯拉夫这个人物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在于他的超凡脱俗,其超凡脱俗的特质造成了他作为凡人的柔弱、缺乏质地感。但是从小说艺术的角度看,他在作品中的作用却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在研究小说人物时,我们不仅要关注人物的真实性,还要关注人物的虚构性。詹姆斯·费伦在《解读人物,解读情节》中说人物“是一个构想,是作者独特心裁的精彩展示”。¹⁹因此在小说中,人物首先是虚构的。作者在创造人物的时候是有一定意图在其中的。一般在评论人物时脑子里有一个“错误的前提,即人物表现的是一个可能存在的人”。关心人物的真实性的读者是叙事读者,能隐隐感觉到作品虚构性的读者是作者读者,作者读者能同时了解人物的虚构性和模仿性,而叙事读者只能感受到人物的真实性。²⁰在《作为修辞的叙事》中,费伦对前书中提出的人物分析模式做了一个简要的总结“1)人物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模仿部分(作为人的

人物),主题部分(作为观念的人物),虚构部分(作为艺术创作的人物)。2)在不同的叙事作品中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通常为了突出主题(如在一些元小说中),虚构部分的前景化可能削弱模仿部分;模仿部分可能非常明显,而虚构的部分却隐而不现(如在大多数现实主义小说中);不过最终的结果是,要么更加突出模仿部分要么更加突出主题部分。”²¹他认为在分析人物的时候,要考虑人物的三个方面以及各方面在小说中所起的作用。把《米德尔马契》当作纯现实主义小说来读的读者必定要对拉迪斯拉夫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因为即便生活中有这样的人,其下场一般都很可悲,怎么能让他娶上这么个好姑娘,不但人财两得,还仕途得意。在许多读者眼里,这“小子”简直太走运了!女权主义批评家也不能接受他的幸运,他们认为,“婚姻被描绘成仅仅是,而在威尔和多萝西娅的恋爱故事中简直就是,一个贤德之妻必须支持丈夫的抱负并为生计发愁的地方。”²²现实生活中没准还真有一两个像这样幸运得令人发疯的家伙,但对作者来说,这个人物的意义恐怕远不止于此。

拉迪斯拉夫的主题作用和虚构作用要大于他的模仿作用。首先,在功利社会里,像他这样的人本身就极少,没有太多的生活原型可供读者参考、比对。也许我们可以说利德盖特比他强,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利德盖特仍旧是一个平庸之人。由于没有受过良好的广博的人文教育,他无论是在女人问题上还是在医疗改革问题上都缺乏正确的判断,最后只落得郁郁寡欢,为钱奔命,英年早逝。而拉迪斯拉夫的成功则证明了人文教育的重要性,他虽然没有接受过专门的职业教育,但他的良好的思辨和判断却使他具备了领导才能。其次,如果没有拉迪斯拉夫,多萝西娅就找不到出路,小说就必定以悲剧结束。如果没有拉迪斯拉夫这样的人,多萝西娅们就看不到希望。“许多德雷莎

降生到了人间，但没有找到自己的史诗，无法把心头的抱负不断转化为引起深远共鸣的行动……因为这些后来出生的德雷莎，得不到严密的社会信仰和教派的帮助，给他们炽烈虔诚的心灵提供学识上的指导。她们热情只得在朦胧的理想和女性的一般憧憬之间反复摇摆，结果前者被贬斥为多余的幻想，后者被指责为背离了信念。”（序言，2页）诚然，如果多萝西娅有幸成为圣德雷莎，那么这本小说就没有写它的必要了；如果让多萝西娅一生忍受米德尔马契的平庸，这本小说就会同样地平庸。多萝西娅需要这样一扇窗来点亮人生路，社会需要这样一扇窗才能革新进步。

拉迪斯拉夫是一种理想，是一种精神。精神的东西在世俗的眼中是没有力量的，只有走近它，解救它才能得到它的解救。也许的确如批评家们所说的，拉迪斯拉夫这个形象不够坚实饱满，也不够有男子气概，但我们仍然需要记住他既不是救美人的英雄，也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他跟多萝西娅的关系是互相救助的关系，但后者最后的救赎还是靠了她的深切的慈悲心，靠着她对人文宗教的天然的缘分。多萝西娅与拉迪斯拉夫的恋爱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多萝西娅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对西丽娅说“不成，亲爱的，除非你的心跟我的心一样，否则你是永远不会理解的。”（第84章，963页）要了解多萝西娅的心，我们就得了解乔治·艾略特的意图，试图理解她在拉迪斯拉夫这个人物上大费笔墨的用心。多萝西娅是幸运的，因为她遇上了拉迪斯拉夫。拉迪斯拉夫是幸运的，因为他遇上了多萝西娅。他们是另类，是飞离了“污浊的池塘”（序言，2页）不与鸭子为伍的天鹅，但他们也是人，有人的种种弱点。我们不能因为拉迪斯拉夫有很多缺点或不真实就否定这个人物存在的可能性和意义，也不能希望多萝西娅像《荒凉山庄》中的杰利比太太一样不顾家庭，只谈事业，只谈女权。

注释：

- ① John Hagan, "Middlemarch: Narrative Unity in the Story of Dorothea Brooke", in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16. 1 (1961): 17-31.
- ② W. L. Collins, "Contemporary Reviews", in Patrick Swinden ed., *George Eliot: Middlemarch* (London: Macmillan, 1986), p. 40.
- ③ Laurence Lerner, "Dorothea and the Theresa-Complex", in Patrick Swinden ed., *George Eliot: Middlemarch* (London: Macmillan, 1986), p. 242.
- ④ Henry James, "Contemporary Reviews", in Patrick Swinden ed., *George Eliot: Middlemarch* (London: Macmillan, 1986), pp. 63-64.
- ⑤ Arnold Kettle, "Middlemarch", in Patrick Swinden ed., *George Eliot: Middlemarch* (London: Macmillan, 1986), p. 166.
- ⑥⑩ Leslie Stephen, "A Satire on the Modern World", in Patrick Swinden ed., *George Eliot: Middlemarch* (London: Macmillan, 1986), p. 97.
- ⑦ Arnold Kettle, "Middlemarch", in Patrick Swinden ed., *George Eliot: Middlemarch* (London: Macmillan, 1986), p. 165.
- ⑧ 乔治·艾略特：《米德尔马契》，项星耀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小说引文均取自该版本，个别地方笔者稍加改动。以下引文将在文中直接标页码和章节数。
- ⑨ Anonymous, "A Review of 'Middlemarch'", in *The Saturday Review*, Vol. 34, No. 893 (London: December 7, 1872), p. 734.
- ⑪ Francis M. L. Thompson, *The Rise of Respectable Socie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P, 1988), p. 14.
- ⑫ Jerome Beaty, "The Forgotten Past of Will Ladislav", in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13. 2 (1958): 159-163.
- ⑬⑭ Carol Siegel, " 'This thing I like my sister may not do' : Shakespearean Erotics and a Clash of Wills in 'Middlemarch' ", in *Style*, Spring, V. 32 (1998), p. 6, p. 7.
- ⑮ Catherine Maxwell, "The Brooking of Desire: Dorothea and Deferment in 'Middlemarch' ", in *The 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 Strategies of Reading: Dickens and After Special Number 26 (1996): 116-126.
- ⑯⑰ John Purkis, *A Preface to George Eliot*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85), p. 45, pp. 42-43.
- ⑱ Alexander Welsh, *George Eliot and Blackmail*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P, 1985), p. 107.

- ⑱ Erich Fromm , *The Art of Loving* (New York and Evanston : Harper & Row Publishers , 1956) , p. 46. p. 5.
- ⑲⑳ James Phelan , *Reading People , Reading Plots* (Chicago and London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9) , p. 2 , ⑳ James Phelan , *Narrative as Rhetoric* (Columbus :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1996) , p. 29.

Will Ladislaw and the Image of the Window

KE Yanbin

Abstract: Will Ladislaw in *Middlemarch* has been regarded by most critics and readers as a vague and insubstantial character. They have focused on the imitative function of this character and believe that Ladislaw is a failure in characterization. However , a closer study of the novel will enlighten us to the insight that Ladislaw is a character more spiritual than material. By foregrounding the thematic and synthetic functions of the character , George Eliot presented Ladislaw as the hero of the novel , relating him to a key image that leads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heroine , Dorothea.

Key words: lunette , salvation , the religion of humanity , functions of character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 何 卫